

桂花飘香

□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

桂花开了，一串一串地缀在墨绿的枝梢。每朵四瓣，每个瓣片都那么薄小。花色黄黄，清幽的香气时浓时淡地在空气里袅散，沁人心脾。

在百花丛中，桂花貌不出众而淡雅，色不诱人香宜人，是花却没有花的艳俗，不像是花却有花的风情万种，香气袭人。与牡丹比少了几分娇艳富贵，与菊花比少了几分霸气；她没有桃花“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的妖娆娇媚，没有水仙“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沈为骨玉为肌”的冷傲艳丽，但是它却“我言幽香闻十里，更知芳誉亘千乡”。她不以艳丽争宠，不以高大显贵，不以张扬而引人注目，而是以她的“天香云外飘”博得众人的钟爱。那随风潜入、沁人肺腑、深入骨子的香味，大大咧咧，带有几分野气；不妖不媚，令人沉醉。无怪人们皆是先闻其香，方知有其树而见其花。

人对于物的喜爱从心底深处就想着时时能看到。淡淡的月光下，两棵桂花静静地绽放着，枝桠上缀满了一簇簇一团团的小花，洁白的花朵星星点点洒满苍绿的枝桠，馨香四溢，沁人心脾。那股甜甜的、淡淡的、幽雅的清香从茂密的枝叶间悠悠飘过来，令人忍不住深深呼吸一口，香气便缓缓地渗透至心底，有种说不出的美妙散发开来。

婉约的桂花香蔓延到空气中，而秋虫的演奏仍然继续。香笺下的月夜，温润暖心，优雅静美。我想大多数人喜欢桂花的原因在于它始终遵循着自己生命的理念：与其去争相追逐春日里花团锦簇的喧嚣，不如在长久的孤独和寂寞中积蓄芳华，以求在平平淡淡中付出浓情与挚爱。

再过上一段日子，桂花便要真的悄无声息，舞弄尽一岁的芬芳，然后静静地离去。

白沙岭下是方庄

□桐城市第八中学

魏海霞

卅铺又称“三十里铺”，听说这里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桐城县志》记载：卅铺到城关三十里，离孔城三十里，距庐江三十里。以前的卅铺镇是由卅铺乡与甑山乡、龙头乡合并而成，后来，卅铺镇与大关镇合并为“大关镇”，镇政府在原卅铺镇。

“猫树”原为“锚树”

“这里有个‘猫树’村民组，是不是有故事？”我问。卅铺村的退休“村长”陈玉银笑着说：“这里面的故事说来话长，知道的人不多。”陈玉银声音洪亮，腰板笔直，对卅铺的人文历史了如指掌。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叫“白水镇”，一条大河穿城而过。老八中附近就是当时的码头，行船在此上湾、下湾。码头上有棵大树，供停船系缆绳之用。船工在此地起锚，后来，这里就被人们称为“锚树”。因“锚”与“猫”音近形似，猫又是乡间寻常之物，老百姓在口口相传中误将“锚”传为“猫”，大多数人已不知地名“猫树”的由来了，其实“锚树”这个称谓才能表达此地沧海桑田的世事变幻。这样的谬误自古而今，不在少数。正如宋代王安石感叹的那样：“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飞合”原来是“飞鹤”

现在的卅铺村紧靠206国道，以前紧靠206国道的还有个中心大队，因这地方是中心位置，离合肥、安庆、六安都是九十公里。实行“大包干”后，中心大队被改为飞合村。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卅铺村合并，改为卅铺村。从此“飞合”的名称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飞合”也系“飞鹤”之谬也。一字之差，意境之美和想象之美已是云泥之别，更别说其间的种种传说。

老当益壮的退休“村长”陈玉银向我们娓娓道来：“飞鹤”村名源自此地仙鹤山，形似展翅高飞的仙鹤。传说当时村里有个胡家老大找到了一个“地匠”，即懂风水的大师，给祖坟找个宝地。这个大师要求胡家给他养老，并且一天要杀一只鸡。胡家老大满口应承，胡家将祖先葬到大师所择的宝地上，胡家家道逐渐兴盛，胡老大甚是感激，对“地匠”恭恭敬敬。临终时，告诫儿孙要善待风水大师。

时光飞逝，“地匠”渐渐老了。胡家小辈的脸上渐渐有了不逊之色，甚至把“地匠”当作乞丐对待。“地匠”心里不满，他用计让胡家迁出祖坟，不料，坟刚被挖开，一对仙鹤就飞了出来。胡家迁葬之后，家道败落，方悔当初。这个故事其实暗藏深意：告诉人们要知恩图报，善待老人。

“仙鹤”故事毕竟是传说，巧的是卅铺确实有个叫“飞鹤饮泉”的地方，今年好多水塘都干得底朝天，而鹤井塘依然水与岸齐，清澈见底。

“方庄”没有一户姓方

从卅铺村出来，沿着老206国道向北，路上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路牌——“白沙岭”与“连

理亭”。

连理亭为明代方学渐所建，其年少时与兄方学恒二人在父母逝后和睦相守，一心向学，庭前出现了“枫杞连理”的祥瑞事件，被传为佳话，后遂建连理亭。连理亭也成为白沙岭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方以智年轻时经常跃马出游，从舒城返回桐城，进入北峡关，宿于其曾祖父方学渐建于白沙岭的连理亭。方学渐曾在“东林书院”讲学，后回乡创建讲学堂——桐川书院，方氏家族因后裔科举而兴盛，折桂如林，而被誉为“桂林方氏”。白沙岭下是方庄。有高大的香樟，参差错落的房屋，翠绿的田野，波光粼粼的池塘。远处青翠的白沙岭，如一道天然屏障环抱着方庄。这里可能就是明代大儒方学渐早年居住的地方。我们向村民问及明代的方学渐、方以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村里老人说现在这里没有一户姓方的。也许，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地方都物是人非，比如方庄。

古诗词三首

□芜湖市火龙岗中心学校 甘绍忠

丰收节寄怀

秋声忽已到梧桐，且寄欢欣稻黍丰。

谁染金黄中国地，吨粮田里唱袁公。

秋分

失路他乡成久客，离群游子悔孤游。

秋分一半归羁旅，一半秋分桑梓愁。

行香子·秋染南塘

秋染南塘，翻翠攒朱。泛碧波轻棹仙舳。长桥银练，复道虹舒。看云中雁，渚中鹭，水中鱼。

琼楼绕岸，祥云叩户，藉东风绘就蓝图。兴农德政，泽被南湖。惬东塘菱，北塘藕，柳塘居。

山村柿子红

光文/摄

□合肥经济贸易科技学校

解

陶园的石榴

□肥东县第二中学 王光中

从开花到结果

我把多余的目光都投向了石榴树的枝头

鸟鸣，不负春光

将一朵朵鸟蕊叫醒

晨露晶莹，挂在眉梢

诗的蓓蕾

在我伫立时，悄然绽放

我深知，一粒籽的饱满

需要时间的沉淀

秋来，有韵

画笔悬于笔架

枯墨无法力透纸背和影印出石榴的圆

书声琅琅，打窗口飘来

一张张小嘴咧开，喊亮了整个校园

而在秋阳中，石榴招蜂，引蝶

有多少双渴慕的眼睛，在石榴树下张望

水井的那个年代

□六安市紫竹林小学 李 伟

沐浴着阳光，移动四季的脚步，含蓄着岁月的生活。俯首拾起儿时的记忆，镶于我岁月的片断，那划破时空的痕迹，一直烙在我流年似水的梦幻中，浑然间像回到了天真可爱的童年。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那里记录的是岁月的阳光、雨露和风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内住着七八户教师及亲属，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走得非常亲密，过着知命乐天的温馨生活。那曲折回环的校园小径，那青砖黛瓦的教室里油漆呈新的桌椅，一切的一切，犹如一幅幅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民俗风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时时翻阅，细细品味。

那个年月，在自来水还不普及的年代，校园里引以为豪的是院内的一口水井，校内所有人家和周边的人们吃水都靠它，但离校园偏远的小街居民吃水只好在设在街道两头的水房买水吃。水井不算太深，上边是用石条砌成的井栏，高约半米，周围是用水泥铺成的路面，每到中午和傍晚，校内的大人孩子提着铁桶、木桶依次来到水井边，把一桶桶水从水井里提上来，人们洗菜、淘米、洗衣服都用它。夏季，井水凉润，大人孩子常常用它防暑降温，记得有的人家把买来的大西瓜用网绳捆好，放进水井里，几个时辰过后提上来，西瓜凉在嘴里，甜在心里。冬季，水井里的水打上来时，总感到有一丝丝温热，让人们的心田里流动着一股融融的暖流。逢上干旱的年月，几个月不下雨，水井就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仿佛是老天为人们降下的甘霖，给人们的生活带去甘甜，一年四季在水井边也演绎着诸多趣闻。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忙碌了一天，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围在水井边，一边洗洗刷刷，一边谈着白天的趣闻，聊着家长里短，议着小城里的大事小事，热闹的局面让人感到温馨惬意，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热心人总会牵头送去一片关爱。这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小学校，我父辈居住的院落，小学校的人们虽然不富有，但是朴实、达观，骨子里总有一种不屈和坚韧。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单位把我派到了皖西的一座小镇生活了几个月，小镇比较偏僻、落后，小镇各家各户用的是一种土井，也叫压井，就是用根铁管，深深掘入地基，中间是方形井栏，上面用铁棍做成的手柄，取水时按压手柄就会冒出水，但费力费时，非常原始。井水烧开沏成的茶水，喝在嘴里，有股涩涩的味道，很难喝，水质和自来水有着天壤之别，但小镇的人们靠着压井生生息息生存了下来，闭塞的小镇显得单调、贫困。那时我就想，小镇总有一天会走出封闭，能用上干净、清纯、甘甜的自来水。现在，小镇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镇人梦想成真了！

我时常想，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就像是一口井，谁也无法估量井水的深浅，坚韧像钢铁的钻头，一个劲往自己这个口的深处掘，井水就会源源不断冒出来，关键在于坚持不懈。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拥有的水会是一条滔滔大河，当心底有一条大河源源流淌时，会有一种透彻的坦然使人进入自由的境界。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水井早已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城里的孩子可以说根本看不到水井了。如今家家装有自来水，不仅有冷水，还有热水。老城还在继续改造，我所生活过的小学校，我的父辈和我少时居住的院落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消失，取代那里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